编辑:何婷婷 Email:dyysb123@163.com 电话:5392320

有色情怀

如今,5S工作做得出色,班里制作了专用的气瓶小车,可以推着瓶子在厂房内来回跑,我搬氧气瓶的次数也随着现实的改进而减少,但是我还惦记着那些搬瓶子的日子,因为搬着搬着,我渐渐地掌握了焊工技术的一些皮毛,师傅的话也时刻提醒着我。

由搬氧气瓶想起的

柯少文(铜绿山矿)

刚到维修班的那一年,一切都是那么新鲜,对充满神奇色彩的维修技术,身怀绝技的师傅们,仰慕之情油然而生。看到师傅们100多斤的氧气瓶在手里娴熟地滚动着,50米的厂房,高低不平,每天都得滚上几个来回。

记得第一次搬氧气瓶是2003年4月份的一天上午,那天早餐没有吃饱,班组接受岗位任务是更换大方案35号泵出料管,师傅安排我装氧切割装置。终于我能动手了!我怀着一种既兴奋又激动的心情,戴着手套滚起氧气瓶,便觉得手腕有点吃紧,脚底下"桩子"不稳。我开始提心吊胆起来,生怕瓶子倒了,丢了面子,砸了脚。心里捏着一把汗,最后总算把瓶子搬到目的地,总算脚还安然无恙,可这肚子里却开始作响了,心里开始发虚起来:这笨重的家伙,下回可不玩了,惹不起还躲不起吗!

一个星期后,班组接受岗位任务,更换2号浮选尾矿管,我被分配到师傅的手下打杂,师傅一声令下:"小柯,把氧气、乙炔搬到位并装好。"我赶紧回了一句:"我先上个厕所再来吧,肚子不舒服。"这一招真是见效,总算是糊弄过去了。第二天,班组又接受安全整改,我又被分到和师傅一组,当然了师傅还是那句话:"小柯,把氧气、乙炔搬到位并装好。"我依然顺理成章地编了个理由。天啊!维修班咋就这么多的事呢?我可不是为搬氧气瓶而来的啊!我开始悲叹,悲叹命运的不济,"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。"如果我昔日成绩好,上了大学,这辈子不就打破"搬瓶子"的宿命了吗!

回来一看,切割氧已经装好了,我愣在了那儿,就想:机修车间制作间不是把5、6个氧气瓶放在一个铁笼子里吗?他们干活时,行车一次性吊装到位,人多舒服呀!我们的师傅咋就这么笨呢,这不是诚心整当学徒的吗!

不就是搬个瓶子,咋就这么难呢?其实你不懂,氧气瓶,长长的个子,天蓝色的、光滑圆溜溜的身体,1米多高,100多斤重,没有好的着力点,一不小心,倒了、滑了、砸到脚、折了腰是常有的事,而且它是高压容器,避火、避油、避晒,稍有操作不当,就有爆炸、人命关天的事情发生,绝不可掉以轻心。

干完活后,师傅私下里找到我:"小柯啊,搬氧气瓶的过程就是当学徒的过程,你什么时候把氧气瓶搬好了,搬熟了,你的手艺也就学得差不多了,你不要跟我玩'滑头',做人要实在,不怕苦和累,到哪里别让人看到觉得你轻浮。"这是多么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啊!当时的我不太懂。

如今,5S工作做得出色,班里制作了专用的气瓶小车,可以推着瓶子在厂房内来回跑,我搬氧气瓶的次数也随着现实的改进而减少,但是我还惦记着那些搬瓶子的日子,因为搬着搬着,我渐渐地掌握了焊工技术的一些皮毛,师傅的话也时刻提醒着我。

其实,我真佩服这些维修战线的师傅们,几十年如一日,围绕矿山的改革和发展,在作业现场完成了多少次改造。一根根焊条、一道道焊缝,焊得不漏水、不漏砂,他们那种不为劳苦而折腰的奉献精神始终鞭策我,让我至今都难忘……

铜都诗抄

勤奋

蔡彬(冶炼厂)

成功的彩锦绽放出美丽光芒,
为志向的目标奔忙。
悬梁锥股含意明详,
牛角挂书值得颂扬。
状元榜上喜悦的心情是你赐赏,
龙门跃过是你在闪光。
社会的发展是你兴盛扩张,
科技创新的成果,
是你发出耀眼的光亮。
"阿波罗"在玉盘上把歌唱,
"蛟龙"在深海中自由的来往。
志向的牛劲是你的意象,
到达终点是你的艳靓。
你在多数人心中荡漾,
在少数人身上发狂。
你是人们崇拜的精神,
你是人们学习的榜样。
有多少人因你得到斥责,
有多少人得到你的辉煌。
你是永不停止的波浪,
去实现更美好的理想。

推动我前进的力量

张艳(稀贵厂)

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,会有很多人相伴,亲人亦或朋友,爱人亦或同事,还有一些不在身边却能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你的人。

一次工作调动,我来到了铜绿山矿化工厂,那是一个如世外桃园一样的地方,数不清的树木郁郁葱葱,各色花草竞相开放,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,鸟儿在枝头快乐地轻鸣,而我仿佛置身于树的世界、花的海洋、鸟的天堂。激动之余我写下了工作后的第一篇稿件并上报了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这位帮我修改文章并登报的老师应邀来给我们授课,在给大家讲课的间隙,她提起了我的文章,说文中所写与她今日所见一模一样,描写真实而优美,并鼓励我多观察多写稿。我的心激动不已,于是在工作之余,开始看书,开始读报,开始写作,无论上稿与否,我都坚持写,坚持投,渐渐地,成了厂里的宣传骨干。漫长的等待总会有失落的时候,但是我会把老师的话一遍遍想起,作为我前进的动力。

世间的事最难的就是坚持,很多人都会选择中途放弃,而我也是这芸芸众生中的一员。因为操心孩子的成长,因为工作生活的压力,因为年龄渐大,因为又一次地调动工作,这些给自己找的种种理由让我心安理得地告别了"写作生涯"。我在无比轻松的心态下偷笑着工作、生活。我其实是一个很懒惰的人,不是行为上,而是思想上的,不喜欢有压力,不喜欢瞎操心。可现实往往与我们的想法背道而驰,新车间的宣传骨干调走了,领导们正为宣传工作发愁的时候,不知是哪个嘴快的把我再次提了出来,本想就这样轻松工作的我再一次肩负重担,而此时的我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热情……

又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再一次见到了老师,她的笑容依然亲切,她给予我的依然是鼓励。在这漫长的一段休整过程中,我第一次为自己的懈怠感到惭愧。再一次拿起《大冶有色报》,惊异地发现,原来熟悉的几位通讯员仍在坚持写作,而且他们的写作水品早已今非昔比,而曾经那个也有雄心壮志的我呢,竟在为终于甩掉包袱而暗自庆幸……

于是,我又开始写稿了,虽然同那些优秀的通讯员比起来还有些相形见拙,但那位可能早已不记得我的老师仍然为我再次开启写作的大门,经过她细心修改过的文章再一次上报。这一次,我流泪了,是惭愧的泪,是喜悦的泪,更是感激的泪。

韶华之年

春日暖阳

陈斌(鑫诚公司)

在我少年读书和考试的那个阶段里,住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家。那是一个三户人家围起来的小院,另二户人家长期居住在城里,几乎就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独院。院里种了栀子花和二棵枇杷树,初春时,栀子花满树绿叶,孕育着花苞。

爷爷家住西头,屋内阴冷。到了午间,阳光被围在小院里,温暖惬意。每到晴天,奶奶在二棵枇杷树间拉起绳子,晒了满满一院子衣被。爷爷是个退休教师,从年轻时就积累了许多的书,除了教书,余下的就是看书,这样的暖阳更是不会放过读书的好机会。爷爷搬出部分书,摆在太阳底下,晒晒书里的潮气驱除书虫,然后搬出旧藤椅,捧出铁锈红的陶土缸,就着阳光一边看书一边品茗,默默享受春天阳光的温暖。每每这时候,奶奶就搬了小椅出来,推推爷爷说,老头子,来一段。爷爷便捧着书,用江苏方言娓娓读来。奶奶目不识丁,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却耳熟能详,甚至熟悉《牡丹亭》和《西厢记》的故事情节,都是被爷爷长年熏陶的结果。

我常常在太阳下安宁的温习功课,有时做完功课就偷偷地看爷爷的小说,把课本套在小说外面,佯装学习的模样,看得入了神,直看到奶奶唤我吃饭。小院里的阳光是恬静的,有了这样的暖阳,心也安宁了。人沐浴在这温柔里,立即容易满足起来,忘记了心事和烦忧。春光的温暖悄悄隐进被子里、棉衣里,甚至到我的心房里。晚上没有电视,早早地钻进被窝,到了夜间阳光的气息还在,温暖着我。

周末每当我想睡懒觉时,爷爷就说,人勤春早,要起床了。我起床,去院里或院外背诵文。初春,清晨的阳光伴着池塘边泛起的薄雾,淡淡的,薄薄的,有点微寒。但微细的阳光让人感到心里堂亮和温暖。

就在我居住乡下的那段日子,每逢周末都快乐地享受着春天阳光的恩赐。后来,晒太阳的习惯一直持续着。再后来,爷爷奶奶都离开人世,留下那些书。我悉心挑选了几本喜爱的书,放至枕边,闲情时依在床头灯下,流连于字里行间,一切都是那么美好,回想那些只知读书写字的日子,简直就是住在幸福里。

如同林海英多年后在《城南旧事》怀想童年城南的生活,每当我在阳光下打开那些旧书,一页页地翻着那些已经发黄的纸张,也一起回到故乡,回到少年。那栀子花,那枇杷叶,还有爷爷那浓浓的苏州调。在爷爷心里,冬天是要藏的,到了春天就要"人勤春早",且决不能藏在室内辜负这么好的阳光。

每当阳光透过窗棂爬进卧室,我会立刻睁开眼睛,早早地开始一天的计划和忙碌。一天之计在于晨,一年之计在于春,春天总给人无限生机和遐想。就这样,怀想着那些被太阳照耀得五彩缤纷的日子,让春光在梦想里流淌。

亲情物语

母爱越过千山万水

马英(铜绿山矿)

周末回趟娘家,年迈花甲的母亲喜不自禁。

我们刚到门口,正在院门边择菜的母亲立即起身,忙不迭地上前招呼。母亲进屋端茶倒水,要我们快到房间里坐。儿子拉着侄儿侄女到屋后的山林去找鸟窝。母亲在厨房里开始忙碌起来,柴火在灶坑里噼啪作响,母亲乐呵呵地说,现在农村条件好,好多家做饭用煤气灶,后山树枝柴草遍地都是,只要人勤快,不愁没柴烧。

快到吃饭的时间,侄儿像个小馋猫,在一旁嚷着要喝饮料要吃菜。母亲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,给几个小顽童夹鸡肉,说,你们喜欢吃鸡肉,多吃点。她又忙着跑进厨房给我们做锅巴粥,温暖的红砖房里有说有笑,母亲很开心,脸上洋溢着淡淡的幸福,漫过丝丝皱纹。自从父亲走后,很少见母亲笑,我仔细端详母亲,昔日村里人称"铁人"的母亲已经皱纹满面,那写满了沧桑的绺绺白发,让我想起以前,母亲不光要照顾好我和两个弟弟,还要种田种地。父亲在赤马山矿井下上班,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,不会写字的母亲就让我给父亲写信,母亲说一句,我写一句,这种"报听写"式的写信一直坚持很多年,每次给父亲写信全部写些家里高兴的事,无论母亲自己多苦多累,只字不提。在那一封封注满拼音的信里,我看不懂母亲的心,甚至还误认为母亲在撒谎。直到现在,当我们踏上工作岗位时,我每每遇到不如意的事,就会给母亲打电话诉说自己的苦闷。母亲会安慰我们,然而母亲好像没有不顺心的时候,每次说些高兴的事。后来我们读懂了母亲的心。母亲让我们安心工作,不想让我们把不好的情绪带到工作中,母爱不仅让我懂得宽容和忍耐,还学会坚强和承担。有的时候,想到我们一直安然地享受母亲对我们的照顾,内心泛起一阵酸楚。

弟弟忙着收拾东西,母亲得知我们下午要赶回下陆,神情很失落,嘴里却说,黄冈离下陆远,现在交通方便有空我再来,你们上班要紧,那就带一些菜回去,方便袋我都买好了。母亲将上好的棉絮、亲手做的鱼丸、切好的酸菜、腌制好的炸豆腐,还有腌鱼、糍粑,全部给我们带上。"市场上不缺这些东西,这些鸡,鹅都是自家养的,你们那里不好买,趁我还能动……"母亲自豪地说。我们把母亲为我们准备的东西带上,母亲的眼里闪过惊喜,笑容荡漾开来,车子刚要启动,她好像生怕遗漏什么,拿着几把雨伞递给我们,在我们看来,母爱在不经意之间流淌,这一份沉甸甸的爱永远伴随我左右。车子过了鄂黄大桥,雨越下越大,树老根多,人老话多,电话那端又传来母亲的叮嘱,车子要开慢点,平安是福,你们安心上班,我在家你们放心……车子在高速公路奔驰,思绪万千的我们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

回到家里,我推开窗户,窗外大雨如注,我不知道,母亲那边下雨还是天晴,但我知道,她一定站在老屋窗前,翘首望着我们这边。母亲老了,不能再为儿女撑起一片天空,但千山之远,万水之隔,母亲总给我们送来爱的"伞",在这温暖如昔日母亲的臂膀的"伞"下,我们的每一个日子晴空万里,灿烂如花。

【职工摄影】 百年树木

万九胜(建安公司)

心灵鸡汤

来一场心灵的出世

占金菊(公司总部)

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。山下是凡间,山上是佛界。住在凡间,却常可以沾沾山的灵气。周末午后,且偷得半日清闲,到东方山洗涤心灵的尘埃。

山下菜畦里,绿油油的菠菜、茼蒿,发芽的发芽,生根的生根,是蓬勃焕发的生命。间或在狭窄的田埂上,碰到挑粪的农人,笑着侧身避让。奇怪吧?要是在闹市,必定会掩鼻躲得老远。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,中国人的生存处世哲学,其实是从这样的田园生活中得来的呢。

从南边上东方山的路,有两条。一条是向阳的山坡,一条是背阳的山涧。向阳的山坡,坡陡,谓之好汉坡。东方山风景秀丽、层峦叠嶂,却并无陡峭险要之处,好汉坡的陡,也只是相对而言。上坡的路上,皆是裸露的石头。齐膝的灌木丛,一簇簇,一蓬蓬地拥在路旁。冬日从好汉坡登山,阳光照在山坡,寒风也温柔。累了,微微一身汗,在山坡上迎风站立,城区风貌尽收眼底。凉风吹来,心旷神怡,混沌的大脑,顿时灵醒了。世间的一切,都不抵此刻的时光。

秋夏季节,选择背阳的山凹登山。山边树木葱郁,由栗山寺后的小路,沿山凹处而上,不疾不缓前行。听山泉水潺潺清越之声,看竹林深处飞鸟惊起,有"鸟鸣山更幽"的意境。想当年,东方朔来到此处,也必定是被东方山的秀丽、幽静所吸引吧。半山腰处,有两户人家,称为两家村。周末登山休闲的游人,路过此,便会歇歇脚,在主人提供的简易秋千上小憩片刻。此时此刻,风吹林动,喜欢唱歌拉琴的游人,聚在一块练歌拉琴。不会唱歌的,也忍不住对着群山大声喊一嗓子。吃农家饭,喝山泉水,荡着秋千,身心俱悦。于暄闹的城市中,能有这样一块清静之地,真是下陆人的幸福。躺在秋千上仰望蓝天,看云卷云舒。身边的树木,刹那间就动了起来,仿佛置身于巨大的游轮之上,随群山一起飞,飞越千山,飞越万水,这一刻,我成了逃离凡尘的逍遥客。倘若还有好兴致,呼朋引伴,两三好友,到山上寻宝去。初夏时节,东方山上有蕨菜、小蒜、紫云英,全是纯天然绿色食品,兴高采烈地采来,交给山上的农家加工成菜肴。吃是次要的,采回的是满满的回忆。年龄稍长的,少不了要感叹一番,当年的生活如何清苦。

歇好了,劲攒足了,再继续沿山边小路朝山顶爬去。到了山顶,是真正地有些累了。宏化禅寺近在眼前,不过我并未进寺膜拜。我是凡俗之人,佛学知晓的甚少,对寺庙心存敬意而远之,常常是过寺庙而未入其中。下午的寺庙里静悄悄的,几个僧人在菜园里侍弄着菜地,他们安静地讲着话,不嗔不闹不怒不笑。日复一日地念经吃斋种菜,生活单调的他们,有没有过厌倦这出世的岁月,哪怕是片刻?据说宏化禅寺里有一得道高僧,也曾有青梅竹马的姑娘,后来为着普渡众生的信仰,来到东方山修行。"世间安得双全法,不负如来不负卿。"想必他在出世前,也有一场心灵的艰难挣扎吧。他出世遁入空门后,日日念经求佛。她依然居住在山下的村庄,终生不嫁。每月十五,月圆之日,她必上山,不为念经,不为求佛,只为远远地相见。明知道这只是一场无望的坚守,却仍然年年如此,月月如此。他平静的面庞,已然是抛却一切杂念,远离凡世间的困扰和诱惑了。

一笑一尘缘,一念一清静。出世入世,全在自心。凡俗如我们,既然不能真正舍弃身外之物,物我两忘,不如在这样的周末,来东方山上走走,赴一场心灵的出世,健身洗心,也不失为美事一桩。